

北京市教委2007年度人文社科面上项目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简论

■ 具体案例
■ 理论分析
■ 全面阐述
■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价值取向和教育方法

主编
副主编

杨茂义
杨琳
张靖华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北京市教委 2007 年度人文社科面上项目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简论

主 编 杨茂义

副主编 杨 琳 张靖华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具体案例和理论分析相结合,介绍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和教育方法,细致地介绍了古代家庭教育的经典著作。本书可供一般研究者、大学生以及教育工作者阅读,也可作为普通家庭进行家庭教育的参考读物。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简论/杨茂义主编.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640-2512-0

I. 中… II. 杨… III. 家庭教育-研究-中国-古代
IV. 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339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6894775(办公室) 68944990(批销中心) 68911084(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 本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 10.25

字 数 / 252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1300 册

定 价 / 26.00 元

责任校对 / 申玉琴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家庭教育思想，留下了丰富的家庭教育典籍，为后世留下丰富而宝贵的教育财富。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密切呼应，融会了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等各种思想的精华，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社会性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古代家庭教育内容也会聚了传统美德的精华，是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方法论也独具特色。在家庭教育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回顾历史，研究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历史局限，对于建立符合中国现代化社会进程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推动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领域，已经有众多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古代家庭教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尤其是在古代家书、家训，古代家庭教育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优秀成果，家庭教育研究正在不断向前发展。本研究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研究基础上展开的。作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研究项目的成果，本书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突破专题研究、个案研究的局限，从宏观角度立意，以历史发展的脉络为线索，梳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完整过程。同时也在对历史文化的审视中，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价值取向和教育方法，从而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当然，家庭教育尽管在理念上与社会的整体教育思想和理念有所呼应，但在

实践上，家庭教育往往是在一种随机性和模糊性的状态下进行的，它没有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那样明了清晰，而且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教育风格。由于历史的久远和资料的匮乏，如何潜沉到古代家庭教育的具体情景中，完整地展示古代家庭教育的风貌，依然是古代家庭教育研究的难点。本课题虽然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是，突破和进展非常有限。因此，本书的成果只是家庭教育研究的起步，或者说在他人研究基础上的继续，要完成对古代历史文化和家庭教育关系的深入研究，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项目为北京市教委 2007 年度人文社科面上项目。本项目的完成和成果的出版，得到了许多领导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参考了许多国内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徐少锦、陈延斌先生的《中国家训史》，王长金先生的《传统家训思想通论》等著作是近年来古代家庭教育研究的优秀成果，这些著作给本课题以很大启发。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09 年 3 月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1)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家庭和家庭教育	(1)
第二节 西周时期的家庭教育	(5)
第三节 春秋时期的家庭教育	(19)
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家庭教育	(37)
第二章 两汉时期的家庭教育	(54)
第一节 两汉社会文化背景和家庭教育	(54)
第二节 帝王之家与官宦之家的家庭教育	(62)
第三节 两汉时期女子家庭教育典籍《女诫》	(67)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	(72)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家庭教育	(73)
第二节 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	(82)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子教育	(89)
第四节 魏晋时期家庭教育的专人专书	(92)
第四章 唐代的家庭教育	(117)
第一节 唐代家庭与家庭教育发展的 社会文化背景	(117)
第二节 唐代家庭教育的内容、特点和主要成就 ..	(122)
第三节 唐代家庭教育的专人专书	(137)

第五章 宋代的家庭教育	(154)
第一节 宋代社会概况	(154)
第二节 宋代家庭教育的发展	(161)
第三节 宋代家庭教育的专人专书	(169)
第六章 元代的家庭教育	(194)
第一节 元代的社会发展与文化背景	(194)
第二节 元代的家庭教育思想	(200)
第三节 元代家庭教育的专人专书	(212)
第七章 明代的家庭教育	(229)
第一节 明代家庭教育背景	(229)
第二节 明代家庭教育的状况	(232)
第三节 明代有代表性的家训	(257)
第八章 清代的家庭教育	(279)
第一节 清代的状况	(280)
第二节 清代的家庭教育	(284)
第三节 清代家训的专人专书	(289)
后 记	(322)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

先秦经历了史前期的原始社会，夏、商、西周 3 个朝代的奴隶社会和奴隶社会解体与封建社会确立的春秋战国时期。将先秦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第一个板块，不仅是因为习惯的历史分期，更因为这 3 个历史时期也呈现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奠基时期的阶段性。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状况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原始部落时期，社会教育是原始公社教育的主旋律，家庭教育只是在社会教育的缝隙中初露端倪，其关涉的内容是基本的生存教育。奴隶社会时期家庭教育由原始社会的本能状态走向自觉，但是表现出鲜明的贵族倾向，帝王之家的家庭教育开始成熟。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化权利的下移，家庭教育全面进入平民社会，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基本思想观念初步定型。由此，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完成了它的奠基时期。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家庭和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伴随家庭的出现而产生的。有家庭才能有家庭教育。家庭是由血缘和亲情关系凝结起来的最原始、最紧密的生活单位，是社会最小的细胞，也是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单位。家庭要在社会上生存发展并且得到延续，一方面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生活

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家庭内部的和谐。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离不开教育，家庭教育则是其中必要的环节。

但是，并不是有家庭就一定有家庭教育。家庭对于家庭教育的需求还取决于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程度。家庭在社会中独立的程度越高，家庭教育的力度和强度也就越大。反之亦然。

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原始社会时期的教育，我们发现，原始社会的家庭和家庭教育也不是同步发展的。原始社会的家庭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从那时起，男权社会占主导地位，一夫一妻的婚姻取代了原始的群婚制，夫妻关系的明晰和稳定使家庭出现成为可能。群居被一夫一妻的单独同居取代是家庭的开始。但是，在原始社会，家庭依然不是独立的生活单位，由于战争和人类抵御自然能力比较差，集体生存就成为必要，家庭的生存必须依赖与部落社会的集体合作，个体附着于部落，财产也基本归于部落所有。集体生产和集体生活决定了家庭的活动和部落公共事务融为一体，家庭成员的行为也和部落社会的要求保持一致，部落的集体教育因此也成为教育的基本形式。家庭成员的成长基本上是靠公共教育完成，包括儿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中说过，原始社会的教育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孩子的照管和教养将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将同等关怀一切儿童。”中国古代的情景也大致如此。在陕西半坡村文化遗址中可以看到，村落中心有很大的公共活动的大房子，周边则是排列整齐的家庭居住的小房子。大房子是部落首领举行公共会议、庆典等活动的地方，也是儿童和老人居住的地方。老人负责对孩子们的教育。在壮年人出去劳动生产的时候，部落中的老年人就承担起看管和教育儿童的责任。对于成年人，宣示部落的基本规章、部落民主协商的会议、部落的劳动生产过程以及部落的娱乐活动等，都可能成为教育部落成员的途径。父母和孩子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公共社会的成员。虽然父母也承担着抚养孩子的责任，但是，由于整个家庭都依附于部落，家庭无法摆脱部落而独立发

展，家庭教育也就不会成为所有家庭的意愿。父母实际上也有别于今天的家长。父母对孩子成长的关注甚至远远低于他们对部落共同事务的关注。即使是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也没有特别关注家庭成员的成长。这从尧与舜的事迹中可见一斑。尧、舜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属于世人仰慕的道德楷模。但是他们最具有继承权的儿子都是道德上的不肖子弟，为世人诟病。尧、舜最后以禅让的方式完成权利继承，主要原因就是其子弟都“不足授天下”。其中隐含的历史信息是，当时父母对子弟的教育还没有成为家庭的自觉行为，尧、舜在对子弟的教育方面并不成功。基于家庭教育观念淡薄，因此，子弟的贤与不肖一般也不会被认为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尧、舜的儿子都很不肖，但是，社会并没有因此像后世那样用“养不教，父之过”的道德尺度去批评尧、舜。尧、舜依然因为他们个人的德行光彩照人。这种情形说明，子弟的好坏和家庭教育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由此可见，原始部落社会还没有形成自觉的家庭教育意识和家庭教育的理念。

尽管原始社会缺少自觉的家庭教育，但是，我们依然应该承认，原始社会的社会教育、生产生活过程已经不自觉地孕育了家庭教育意识，原始社会是中国家庭教育的萌芽时期。

首先，原始社会崇尚的公共伦理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道德起点。为了保持部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原始社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公共伦理。这种伦理一直是原始社会最基本、最高的价值尺度，也是原始社会公共教育的思想核心。

原始社会的公共伦理表现在诸多方面。首先是强调孝悌。原始部落是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血缘是部落结合的重要纽带，也是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重视血缘亲情，讲究孝悌，就会被社会看重。有关三皇五帝时期的圣贤的故事大多都与孝悌有关。舜的崇高威望与他的至诚孝悌之心密切相关。而其特殊性则是用以德报怨的方式践行孝悌之礼。舜在家庭中曾经遭受过一段

磨难。他的后母、父亲和弟弟都对他怀有不良之心，舜多次遭受迫害，但是他一直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地孝敬父母，友善兄弟。舜的这种无条件的孝悌提高了舜的社会声望，成为他被推荐给尧继承帝位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尚贤尚德的精神。禅让制典型地体现了原始部落社会对贤与德的重视。帝喾高辛“普施万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明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史记·五帝本纪》）高辛的长子帝挚为人“不善”，本来应该由他来承当的帝位也被尧继承，因为尧具有“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史记·五帝本纪》）的品质。同理，凡是违背了社会道德的人，也会被部落成员集体抛弃并受到惩罚。“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桀骜。此三族世仇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於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於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史记·五帝本纪》）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不肖子弟、行为作恶多端者将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焦点，而他们的下场也比较悲惨。公德作为社会的价值尺度，具有强大的道德监督和道德审判的效应。德之高下决定人心向背。因此，当尧传位于舜时，舜坚决地谦让，试图将帝位让给丹朱，但是，即使是躲进深山老林，天下人也要弃丹朱而投奔舜。原始部落的这种社会公意，反映出“天下为公”时代重视社会、重视人伦道德的价值精神，表现出了整个社会对于公共伦理的高度重视。这种由基本人伦引发出来的道德精神，必然影响到每一个原始公社成员的家庭，影响本身就隐含了一个教育过程。这种精神对中国后世的道德影响极其深远。中国古代社会重道德、轻人事的传统应该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德育优先的传统也同样可以在这里找

到源头。

其次，随着原始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部落社会的扩大，社会分工也开始出现。社会分工的出现，使部落成员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专业技术工作或管理工作。这种工作经历专人负责后也就使众多的社会成员各自拥有不同的技能。这种技能以父子相传的方式在不同家庭延续。延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自觉的家庭教育过程。舜的祖先幕虞能“协风，以成乐物”，就是能够通过听，辨别风的有无、大小，预报气象，帮助农业生产，这个本领一直传到舜的父亲。舜的父亲虽然对舜没有感情，但是对家庭代代相传的技能还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舜。由此可见，在家庭，生存技能教育已经达到了自觉的状态。还有，鲧是水利专家，一直负责治水，鲧治水没有成功，帝命令他的儿子禹治水。大禹总结父亲的经验教训，治水成功。虽然治水的方法不一样，但是，职业的父子相传说明了社会分工使生产技能的家庭传授成为可能。这种世代相传的技能家庭传承方式在后世屡见不鲜，如：家传秘方、家传绝技。可以说，原始时期的这种技能传授方式，开了家族技能世代相传的技能教育的先河。

第二节 西周时期的家庭教育

奴隶社会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当时人们的教育意识，家庭教育也开始走向自觉。王室家庭教育是这个时代家庭教育的亮点。

一、奴隶社会文化发展与王室家庭教育的兴起

奴隶制是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财富出现了富余。部落首领利

用特权开始占有土地财产并拥有自己的军队，并进一步镇压异己，掠夺土地和人口。禹的儿子启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夺取了天下，奴隶制出现了。

奴隶制时期，因为土地归国君所有，井田制是土地使用的基本制度。这种制度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有序管理，灌溉农业进一步发展。农业解决了生存的基本问题，使社会生产向更大范围发展成为可能。制陶业、冶炼技术空前发展，青铜器的出现将社会文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分工推动了交流的需要，于是文字也就出现了。在奴隶社会的1 000多年当中，文字由甲骨文向钟鼎文发展，文字的应用范围扩大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人对自然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天文历法因为生产、生活的需要应运而生。夏人发明了节气和干支纪日法，制定了为后人广为传颂的《夏小正》《夏时》等历法。医学、数学等也达到了一定水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也让人们开始关注和表达自己的感情。西周初年，诗歌艺术开始成熟，收录于《诗经》中的诗歌不仅展示了历史风貌、表达了人们的感情，也显示了成熟的创作艺术。在政治上，国家管理体制不断健全，官僚体制内部的分工也比较专业。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有组织、有目的的教育进一步向前发展。从夏朝开始，就出现了专门主管教育的机关。学校在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校教育开始普及。学校基本上遍及全国各地。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学习必要的生产技术和武功，另一方面是进行道德教化，即所谓明人伦、别长幼的社会秩序。例如周朝的学校主要教授音乐、射箭、道德、礼仪等。德教和乐教具有突出的位置，充分体现了统治阶级政治、经济和道德文化的需要。

但是，在奴隶社会，文明的进步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都能够分享文明的果实。由于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占有了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对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和人身自由都有高度的约束

力，奴隶社会的家庭也处在不同的等级状态中。奴隶制时期的家庭主要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以奴隶主贵族为核心的贵族家庭；另一类是奴隶阶层的家庭。奴隶主贵族家庭和奴隶阶层家庭是两个地位截然不同的家庭类型，例如在周代，奴隶主贵族实际上是和周天子有宗族关系的社会阶层。《尚书》中多篇文献涉及家，其时的贵族之家包括“王家”、“邦家”、“国家”、“大夫之家”等。此外，还有少数“士之家”。“邦家”、“国家”、“大夫之家”、“士之家”等都要依次分为不同的等级，受天子为核心的王家的控制并承担向上一个等级纳贡的义务。但是，他们和王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大者有天子的封地或国君给予的采邑，小者如“士”这样的等级也能享受一定数量的田产和租税，在利益上受到保护。相反，奴隶之家只能依附于奴隶主生存，通过为奴隶主耕种土地来获得生活资源，一旦离开奴隶主的土地，他们很难生存。奴隶阶层没有财产，没有地位，没有任何发展自身的可能性，家庭的独立性极其有限。因此，他们既没有受教育的愿望，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贵族阶层主宰了社会，也主宰了教育。“学在官府”的贵族化教育是奴隶社会学校教育的特点。

与学校教育贵族化的情形相应的是家庭教育也在贵族家庭中比较完备，而贵族家庭教育最具有典范性和指导意义的是王室的家庭教育。西周的文献说明，王室的家庭教育是当时家庭教育最完备也最具特色的亮点。除了学校教育外，有针对性地在日常生活之中对自己的家族成员进行教育，是王室重要的工作。类似后世的家庭教师和家训也在王室中出现。西周初年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与王室重视家庭教育密切相关。

二、西周时期的王室家庭教育

有关奴隶社会早期夏、殷时期王室家庭教育的资料留存极少。我们只有在西周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王室家庭教育的

完整面貌。西周是奴隶社会发展的高峰。周王室拥有了最辽阔的土地，树立了空前绝后的权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展示了奴隶主国家强盛的恢弘气势。但是，周王室在夺取天下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征服天下而忘乎所以。亲历了夺取天下的刀光剑影，明白了江山易主背后国家兴亡的历史教训，知道了得天下难、失天下易，周王室不敢面对胜利果实而高枕无忧。由此，教育王室成员牢记历史教训，克勤克俭地守业和创业，也成为王室家庭事务的重心。

（一）西周王室家庭教育的内容

1. 加强忧患意识教育

忧患意识是周人重要的精神特征。周取代商，周人表现出的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深深的忧患。这种忧患一是来源于商朝的灭亡，二是来自西周初年的内乱。商朝的灭亡让周人对于天意神祇失去了信心，由此看到江山变易不取决于天意，而是取决于人事，于是有了“天道靡常”的感慨。发生在周初的“武庚之乱”则恰恰印证了到手的江山随时都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这种天道人事的不确定性使得周初帝王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并且将这种危机感转化为一种自省、自强的积极态度，落实到家庭教育中。武王告诫太子的《十七铭》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态度。武王代纣有天下，未久而崩。死之前，成王年幼，于是将其教子的遗嘱铸成铭文，即《十七铭》。《十七铭》处处体现出忧患意识以及由此对太子提出的告诫：一是要王子牢记殷商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所监不远，视尔所代”，防止重蹈历史覆辙；二是要王子“安乐必敬”，“行无可悔”，怀着戒惧、虔诚的态度居安思危，善待人民，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见尔前，虑弥后”，“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恶乎危，于忿寔；恶乎失道，于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火灭修容，慎戒必恭，恭则寿”，“慎之劳，劳则富”，“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大

戴礼·武王践阼》)由此,国家才能兴旺,天下才能安宁,江山才能永固。忧患精神中包含着强烈的进取精神,这也是王室忧患意识教育的特点。

2. 重人事,远鬼神,敬天保民

已经认识到“天道靡常”,周初王室就不再像殷人的君王那样自信一切权力都是“受命于天”,而是非常理性地认为天道虽然存在,但是并不偏袒某朝某代君王。获得天命之“常”的保佑,取决于是否保民。“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子孙孙永保民。”(《梓材》)“用康,保民,弘于天。”(《康诰》)敬天与保民不可分割,敬天的根本在于保民,保民也成为敬天的基础,成为得到上天保护的前提。其中隐含的以民为天的民本思想也彻底改变了天子对待百姓的态度:不再是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人间霸主,而是能够与民休戚与共的谦谦君子。在《尚书》中,经常可以看到王室对子弟的告诫。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在臣民面前保持谦卑的态度。不仅要谦卑,还要懂得人民的艰辛,“知稼穡之艰难”。如此,才有可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也能得到上天的青睐。但是,身居权力高位,做到爱民保民实非易事,而将保民传统世代相传更不容易。和其强烈的忧患意识相呼应,《尚书》中经常有“不知天命不易”的担忧和对后人的提醒:“我有周即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尚书·君奭》)这里告诉后人的是,虽然上天将江山从殷人手中交给我们,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拥有天下。因此,千万不要陶醉在上天的保佑上而忘记天命的威严。周王室敬天保民教育可谓深谋远虑。

3. 强烈的忧患意识激发了周人对于人事的重视

人事的核心则是人的行为的正当性,由此也唤起了一种对王室命运高度负责的责任感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自觉。“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没有基本的道德准绳,最终也会被上天抛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

吸取夏、商两代灭亡的教训，提出“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告诉子弟天神只将政权交给德行高尚的人。由此，重礼崇德就不是单纯的品德要求，而是关系到王室及其天下的生死存亡。于是，在对王室成员训诫的过程中，以史为鉴，进行严肃的道德提醒就成为必要内容。王室教育在品德教育方面也比较全面：一是重视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操守。比如文王在给武王的遗嘱中教育武王注意“非利”、“非私”，追逐私利会引起社会混乱，导致“抗”、“夺”、“乱”、“亡”等种种恶果；二是文王还教育武王“厚德广惠”、“忠信爱人”，节俭“不靡”。到了周公，则将道德教育进一步和国家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行”的思想，从而将德治的思想较为完整地贯彻到家庭教育中。

4. 重视礼乐教育

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通过制礼作乐，利用“礼”制与“乐”教，形成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是统治者实施统治的重要手段。这一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制定和完善则在西周。礼的本质是明确贵贱、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乐指音乐，但已超越了音乐，是以音乐激起人们相同的共鸣来调和人们的感情。周代统治者认为：只有遵循礼乐制度，才能确保社会的有序和稳定。为了推行礼乐制度，周公特别制定周礼，以此规定等级差异，并作为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依据。礼乐教育也是周初帝王之家教育的核心内容。王室选择专门的教师教育王子。“大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大傅之德行而审喻之。”（《礼记·文王世子》）周初制定的用于王室子弟教育的《世子法》，主要内容就是礼乐教育。《世子法》今已失传，其内容可见于《礼记·文王世子》。在这里，可以看到西周时期礼乐教育的基本内容：首先，强调礼乐教育的核心意义就是通过内外双修明君臣父子之道——“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